

## 陈肖敏:

# 书写乡村教育的奇妙故事

□本报记者 童抒雯

一名扎根乡村的女教师,以学生为原型创作第一本校园小说,便惊艳四座。在之后的4年里,她接二连三地创作了17本校园小说,叫好声依旧不断。

直到记者见到她那一刻,这位来自乡村学校的“天才教师”才有了具体的模样:她身形纤瘦,声音却是饱满雀跃,一张神采奕奕的脸庞上写满了热情和真诚。她就是宁海县西店镇中心小学语文老师陈肖敏。

学生们愿意叫她“肖米姐姐”。这个独特称呼的背后,是一位年轻教师的成长故事,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教师,用她特有的招式,在乡村教育的土地上拓出一方自由的疆域。

### 她的课堂关照内心

星期二的中午,二(2)班的教室有点热闹。一场“和春天告别”的仪式开始了。学生们从书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树叶花草,小心翼翼地装扮起风铃,又在纸上写下对春天的告别语,他们需要在下课前将这份“告别”挂到教室外的小树上。

“这场告别是学生们主动提议的。”陈肖敏笑着说道。之前,有学生发牢骚,“宁海的春天很短,一眨眼夏天就来了”。学生的惆怅很快被陈肖敏捕捉到,于是便有了这场告别仪式,“我尊重他们的想法,他们想要干什么我就全力支持”。

陈肖敏的课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在她的教学计划里,似乎课时,进度不是最重要的,是否关照到每个学生的内心,才是她最在意的。遇到下雪的日子,陈肖敏会让学生停下笔,先和雪花来一场“亲密接触”。农村里的孩子熟悉农活,她就在学校的空地上开出一块田,让学生自己动手种土豆,等到丰收的季节就带着学生举办一场“土豆盛宴”。

“乡村孩子最接近大自然。”她总觉得,语文教学“不应该局限于书本”,便鼓励学生到生活环境中寻找故事。一次,有个学生将骑大鹅的场景写进了作文,陈肖敏抱着作文咯咯笑了好久。

然而,陈肖敏的课堂并非从来如此。陈肖敏直言,刚教书那会,因为缺乏教学经验,她只敢按照教案赶进度,“就像把学生和老套到一个模板里”。很快,她发现这样的教学方式并不适用于每个学生,一节课下来,学生们常常是一头雾水。好在,她想起了学生时代遇见的班主任胡文杰,“他是一个敢于打破规则的老师,从来不会限制我们”。在陈肖敏的记忆中,语文课可以“站着听”“坐在桌子上听”,怎么舒服怎么来。

不破而立,陈肖敏也开始尝试着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构建适合学生的课堂。起初,陈肖敏的教学方式也被质疑过,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对于理想中的课堂,陈肖敏显得无比坚定:“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学习的过程,他们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写作是一件“老大难”的事。陈肖敏的“电影写作法”却让学生觉得好用,“假设每个人的眼睛就是一台摄像机,可以用近景、远景和特写的方式观察事物,这样一来写出来的文字就有画面感了”。这份“奇思”并非凭空而来,相反,陈肖敏观察过不同年段的写作课,“低年级时要求学生看图写话,学生多多少少都能写出一

些。到了高年级,需要依靠想象力写作,很多人就变得无话可说了”。而她要做的就是帮学生把那幅消失的“画”找回来。

陈肖敏的课堂不仅传授知识,更多时候是学生们自由探索和表达自我的乐园。小学二年级有一篇课文是《画杨桃》。“这篇文章阐述的是看待事物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但陈肖敏觉得这个含义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太深奥了,学生不一定能理解。于是,她让学生从同学、家长、教师的角度评一评“自己是不是好孩子”。直到有学生说出“老师你不能匆匆忙忙地评价我”时,陈肖敏知道,她做到了。

### 她的灵感源于学生

说起故事书,陈肖敏的脸庞变得生动。那是除教书外,属于她的一片“飞地”。

2017年,陈肖敏来到西店镇中心小学,负责英语教学。乡村学校师资短缺,陈肖敏转教语文。机缘巧合之下,她踏上了创作之路。

毫不夸张地说,陈肖敏的第一本《熊本日记》是和学生“吵”出来的。一次,一个男生因为上课看漫画与陈肖敏起了争执。让陈肖敏没想到的是,在第一次交锋中,向来能言善辩的她竟然落了下风。第二天,不甘心的陈肖敏列好了提纲,再次据理力争。本想着这件事就这样翻篇,可到了第三天,这个男生也列好了提纲,从容“应战”,丝毫没有怯场。这场口舌之争一直持续了一周,最后竟演变成一次全班的辩论赛。陈肖敏灵光一闪,为什么不把这些素材记录下来,写一本属于学生们自己的故事书呢?

说干就干,学生就是她最丰富的素材库。乡村学生那盎然的生命力“赐予”了她在课堂之外的另一个“宇宙”——

一次班会课,有学生跳舞时把裤子跳破了,“嘶啦一声,我以为他会害羞,结果他根本没当回事”。后来,陈肖敏了解到这个男生还和爷爷一起参加了村里的跳舞比赛,便有了《我是舞林盟主》这个故事;

有学生去拔牙,在学生的描述里,拔牙的过程“太可怕,医生用上了‘螺丝刀’‘老虎钳’”。于是,她把这场惊心动魄的拔牙经历写进了《蛀牙大作战》;

学校的门卫养了一条流浪狗叫小黄,学生平常总是会逗它玩,有一天,小黄不见了。大家便天马行空地想象着可能发生的故事,由此衍生出了《你好,流浪狗》……

她的笔下,有散发着动人灵光的怪力少年,有充满奇幻的生活遭遇,也有少年心底的真挚情感。这些故事,对于一群乡村学生来说,无疑为他们平凡的生活增添了一抹明亮,也在他们小小的世界里种下了表达的种子。从2020年到2024年,陈肖敏以学生为原型创作并出版了14本“熊本快乐成长日记”系列校园小说。此外,她还将目光聚焦在特殊儿童群体上,前后出版了4本“了不起的少年”系列小说。

在陈肖敏看来,写故事书是一次自我梳理。在学生们故事中,她不仅理解了学生,也看到了自己。陈肖敏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在她的记忆里,“父亲是灰白色的”,母亲工作忙碌,以至于陪伴和关注是童年时期的稀缺品。在亲情缺席的日子里,陈肖敏选择让自己“泡”在书海里,大量的阅读不仅填补了童年时的空白,更帮她



陈肖敏在操场上与学生们分享故事 (受访者供图)



陈肖敏在新书分享会上与学生们合影 (受访者供图)

治愈了自己。

淋过雨的人,更愿意为他人打伞。陈肖敏任教的西店镇中心小学地处沿海,生源复杂,多为留守儿童。因为缺少了情感上的托举,部分学生“衍生出一些心理问题”。假期,陈肖敏带着年轻教师走遍宁海的18个乡镇,为当地留守儿童带去“走心”阅读活动,还联系了当地图书馆,为留守儿童捐赠书籍3万余册,努力将阅读和爱的种子撒在更多孩子的心中。

### 她的创意让学生乐学

“你们班办完土豆宴啦,下个星期我也要带我们班的学生去挖土豆。”“听说你们班的树上建窝了?为什么鸟不愿意来我们班的树上建窝呀!”好几次,陈肖敏发现办公室里教师们讨论的话题变了,而在此之前,办公室的大部分话题都与学生成绩有关。

事实上,在这所远离城市的乡村学校里,一些改变正在发生。校长王永平扎根教育一线三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学校不断外流的生源让这位老校长时刻保持危机感。如何在乡村教育改革中突出重围?王永平认为,“乡村孩子和城里孩子有着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我们不应该去抹平这些不同,而是应该放大乡村教育的特色”。

这几年,王永平惊喜地发现,“有学生从城区学校回到西店镇中心小学”。在他看来,吸引生源回流的很大原因是“乡村学校办出了自己的特色”,而“肖米故事屋”就是其中的“钩子”。

为了解决乡村学生阅读量不够、语文教学中“写作难教”等问题,学校从2012年开始探索,并构建了以“肖米故事屋”为平台的“师生共创”读写教学改革新模式,让学生在“找故事”“玩故事”“创故事”“享故事”的活动中获得成长的最优解。

陈肖敏是“肖米故事屋”的发起人。在她的带领下,学校设立了公益课堂“书里有光”,鼓励教师与学生同读共创。在这里,每个学生和教师都有可能成为故事的创作者。在陈肖敏的指导下,低段学生从“画故事”入手,创作了“漫画故事”500多篇;中段学生改编、续写故事600多篇,并亲自自编把多部作品搬上了舞台;高段学生则通过创作剧本、故事的方式,创作故事作品集30多本,其中共收录故事1000余篇。除此之外,在陈肖敏的影响下,有不少教师也加入了写作队伍。语文教师王乐重拾学生时期的爱好,在豆瓣上连载了1.6万字的网络小说;美术教师章麒发表了自己的散文集……

除了扎根本土,这几年,陈肖敏和她的“故事屋”走得更远了。从2021年起,“肖米故事屋”已经与全国160余所学校结缘,并因地制宜地搭建了96个“故事屋”基地。在王永平眼中,“肖米故事屋”正是乡村教育办出特色的缩影,它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乡村教育的新面貌。

“让每一朵花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是这位90后教师的教育初心。对于陈肖敏来说,这场由写故事书开启的冒险还在继续。令人振奋的是,这趟旅程中,她不再孤身一人。

## 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宋晓红:

# 用泥巴,为学生打开一方天地



宋晓红在陶瓷碗上创作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童抒雯

“把泥搓成手指一般细长,然后再轻轻地裹起来……”一阵温柔细腻的声音入耳,说话的正是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宋晓红。不一会儿,一个佛手造型的泥塑便诞生在宋晓红手中。这节课是婺州窑陶瓷烧制技艺社团课(以下简称婺州窑社团课),教室就设在学校的智者瓷社,这里不仅是学校融合传统文化与专业技能的创新实践基地,也是传承古窑瓷艺和非遗文化的薪火之地。

根据历史记载,婺州窑始烧于三国时期。在历史的长河里,婺州窑曾有过鼎盛,也经历过沉寂。2004年,婺州窑陶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老手艺,新面孔。至此,窑火重燃,其中离不开一代代手工艺人的传承和坚持。

对于这堂社团课,宋晓红的身份有点特殊,她既是教师,也是学生。这里有一段故事。为将非遗技艺引入课堂,2019年,学校聘请了婺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传承人顾童,开设与婺州窑相关的课程。也就是从那时起,宋晓红与顾童结识,“我是设计专业毕业的,对文创类的设计也感兴趣”。机缘之下,宋晓红便向顾童“拜师”,一边学习,一边授课,“换位思考后更能体会到学生当下的困惑”。对宋晓红来说,这样的双重体验,不仅让她体会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让她多了一个理解中职学生的视角,也多了一份共情。

陶瓷烧造技艺有72道工序,每一个步骤考验的是创作者的耐心和手艺。在宋晓红眼中,育人与制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产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周军毅是智者瓷

社的常客。从小对历史感兴趣的他在高一时就报名了婺州窑社团课,只要有空,他就往窑社里“扎”,“做窑很考验耐心,这个过程会让我静下心来,而且变得专注”。回想自己刚入学时的状态,周军毅把它比作是一片迷雾,“虽然学的是产品设计专业,但不知道自己今后要做什么?”好在,婺州窑社团课的出现犹如海上灯塔,让这个曾经迷茫的少年找到了人生方向,“我以后想做一个陶艺师,开一家自己的工作室”。

对于学生的改变和成长,宋晓红很欣慰。“中职学生常常会有自卑心理,对学习失去信心,对未来没有方向。”从教14年,宋晓红主动观察过她的学生,“很多学生有想法、有创意,而且动手能力很强,但他们总是害怕表现,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有了这份体谅和理解,宋晓红总觉得每个学生就像盲盒一般,她需要小心翼翼地“打开”他们。

在宋晓红的课堂上,她从不会吝啬赞美,哪怕学生的作品完成度不高,她都会觉得“美得很质朴”。因为在她看来,学生完成作品时获得的成就感弥足珍贵,“让学生获得更多成功的体验,并重拾自信,这在中职教育中很重要”。于是,她决定为学生创

造更多“被看见”“被认可”的机会,而且越多越好。

“常规课堂的成果只是限定于图纸和作业层面,无法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也缺少职业技能的体验感。”于是,针对中职艺术设计的专业特点和学生特点,宋晓红坚持将成果导向的教学理念引入日常教学活动,注重从作业到作品再到产品,希望学生不再囿于课堂,而是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学以致用。学校里的艺术长廊和文创展示中心是学生作品的展示窗口。

更多的时候,宋晓红选择将课堂开设在校园之外。她曾带着学生一起探寻位于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的鹿田村,走访村落,了解民风,并为村落设计专属的文创产品。在宋晓红看来,课堂教学偏向于技术与方法,而艺术创作的过程少不了文化底蕴的加持,“一个作品想要有人情味、文化味,就需要学生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故事,并为此投入感情”。

在当地人流量大的古子街上,有一个摊位是专门留给婺州窑社团课学生的。节假日,宋晓红会和学生一起将制作好的婺州窑陶瓷杯拿到街上售卖。看似简单的任

务,实则蕴含了宋晓红的不少心思。为了让产品顺利出售,学生需要了解产品属性、故事内涵,也需要学习销售技能和锻炼表达能力。他们可以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根据特长找到定位。“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和机会,让学生在现实世界里找到自信,并且明晰未来的方向,不仅心中有梦想,脚下更要有方向。”宋晓红如是说。



扫码看视频

